

# 羊城后视镜

6

杨柳 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 羊城

## 后视镜

6

杨柳 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羊城后视镜. 6 / 杨柳主编.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360-8261-8

I. ①羊… II. ①杨… III. ①文化史—广州 IV.  
①K2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3954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李 谓 海 帆 安 然

技术编辑：薛伟民 林佳莹

封面设计：郭翰文

---

书 名 羊城后视镜. 6

YANGCHENG HOUSHIJING. 6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24 开

印 张 13.5 1 插页

字 数 420,000 字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 - 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n.com.cn>

## · 序

# 叩问历史风情 挖掘文化积淀

张汉青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杨柳日前告诉我，《羊城后视镜》要出由她主编的第四个版本也就是八册系列丛书了，并说无论如何，要我为此事再讲几句。

说来话长。事情要回到2004年的夏天，两位在羊城晚报副刊部工作多年的记者吴绿星、杨柳，要将他们采写的有关广州古城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情的特写汇编成书，并以颇为新颖的“羊城后视镜”作为书名正式出版。此事得到羊城晚报报业出版基金的赞助。我知道后也很高兴，并为之作序。这本书，于2004年9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但媒体和出版界的职业视觉和他们手中的笔，并没有停下来。从2005年开始，《羊城晚报》办起了《羊城沧桑》专版，吸引了众多作者的参加和读者的关注。几年下来，有关羊城历史的各类文字，林林总总，《羊城沧桑》版的知名度也由此日增。2008年2月，由《羊城沧桑》版主编杨柳编辑的《羊城后视镜》第②③册，由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出版。

两年后，南方日报出版社于2010年2月出版了杨柳主编的《羊城后视镜》第④⑤册。我在2009年9月执笔写了第二篇序言。

岁月匆匆，现在已步入2016年夏天，《羊城后视镜》要出版共有八个分册的系列丛书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广东的几个出版社，好像接力赛般连续作业，十二年中出版了八本书，收集了数百篇描写羊城沧桑岁月的文章，这个现象引人深思。我重读了在为《羊城后视镜》写的第二篇序言中的话：“从出版社一再推出《羊城后视镜》这件事，可以使人感到，关心广州千年古城，了解羊城沧桑岁月，正是触动到社会发展的脉搏，点击了人们的心扉，表达了大批老广州人包括日益增多的新广州人对这座古城前生今世的关注。随着社会转型脚步的加快，这种叩问历史的现象并没有消失，相反还会日益强烈起来。我们的新闻媒体、出版界和广大读者的心，就经由这套《羊城后视镜》连接起来了。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历史长河某一瞬间的个体，每个人又是有血有肉的活脱脱的社会一员，关心自己生活成长地方的山山水水，怀念自己的故土家园，这是人之常情。”这番议论，今日重提，似并未过时。我们现在不是经常讲到“乡愁”吗，二三千年前，南海之滨的羊城这片土地，同样也是苍茫绮丽的、我们的前人休养生息的“乡”。“乡愁”也好，“城愁”也好，总之都是对“根”的怀念和

依恋，是千言万语都化解不开的浓浓历史风情和文化积淀，是一种高尚的文化记忆、文化情怀。正因为如此，我一直认为，《羊城晚报》为叩问广州古城的沧桑，把羊城的“古”和“今”联系起来，从“鉴古”中加深对“观今”的深度，凝新老广州人之心，聚新老广州人之力，增强自信，开创未来，这件事做得很对，并结出了硕果。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广州的文化钩沉、文化创新，还有很多工作要认真地去做，任重而道远。“广州”“羊城”这部大书，还需要动员更多有识之士，本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持之以恒地去探索、挖掘，去耕耘、描绘。期盼有更多类似《羊城后视镜》这种作品问世。

是为序。

2016年6月11日于爱绿楼

（作者为中共广州市委原副书记、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 目录

序 叩问历史风情 挖掘文化积淀 ..... 张汉青 1

## 老城纪事

1935年，整治东濠涌.....	2
伶仃洋上“带水佬”.....	8
辛亥革命前后的梁鼎芬.....	16
沙俄皇储访羊城.....	23
黄君璧，从培正教师到宋美龄老师.....	32
辛亥，广州易帜前后.....	37
“辫子”的故事 .....	45
拿破仑临终不忘广州人.....	50
林榆，新中国粤剧的幕后推手.....	54
广东人大闹上海“会审公廨” .....	60
民国广州的赌博风.....	63
广州铁路史话.....	69
毕生追随孙中山的永丰舰舰长冯肇宪.....	75
1962年，羊城春之歌.....	80
海角红楼与一位顺德人的故事.....	85

广东最多钱的地方.....	89
当上状元奖五百两.....	95
邹鲁与中大.....	102
发生在羊城的着装“革命” .....	108
第一代农民工大军杀入广州.....	116

## 广府风情

西关的盛宴.....	126
西餐，在清朝的广州.....	131
广州人，吃田螺的乐趣.....	136
广府传统滋补品——猪脚姜.....	142
啊，广州人吃牛杂.....	148
广州的《清明上河图》.....	153
沉没了的海珠石.....	159
消失了的西关长寿寺.....	166
名刹长寿寺被毁始末.....	169
濠畔街里皮革业.....	173
招牌腊味始沧州.....	176
“聚宝盆”如意坊 .....	184
大新街的旧时风貌.....	188
宋元羊城八景之一“大通烟雨”遗迹.....	191

从来花地即花天.....	192
桨栏路的变迁.....	195
闯荡上海的广东人.....	197
20世纪20年代，粤剧风靡上海.....	203
南国影后唐雪卿.....	211
一代粤剧宗师白驹荣.....	215
外国人画笔下的广东人.....	220
“山”是这样“拜”的 .....	222
中秋羊城旧俗.....	224
1905年的粤语童谣.....	229
广州方言抗战儿歌.....	233
粤人游珠江.....	235

## 城人讲旧时

100年前夏热粤讴 .....	244
热，在铸造车间.....	247
我与“挂绿” .....	253
将军匕.....	256
居民不敢领情.....	259
活到老，学到老.....	260
声讨不法商人坏分子.....	261

陶金在广州.....	263
苏联芭蕾舞团访问黄埔公社.....	270
高剑父在“朱同和医馆”打牌.....	272
坐怀不乱的秦牧.....	274
刘逸生先生这样“点”我.....	275
那年，我处理华罗庚一篇稿.....	277
黎民伟以“电影救国”.....	278
匮乏年代的春节.....	283
海南归来第一餐.....	284
想起50年前的“瓜菜代”.....	285
“批林批孔”与酿豆腐.....	289
捕蛙者说.....	291
1967年，亲历“广州碎尸案”.....	292
我家那套酸枝家具.....	296

## 后记

抢救羊城的记忆.....	杨柳 301
让历史告诉未来.....	吴绿星 305

# 老城纪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1935年，整治东濠涌

□林子雄

---

2010年11月，温家宝总理曾莅临东濠涌。2011年8月，胡锦涛主席也在这里试水亲民。东濠涌如此秀丽，与亚运整治有莫大的关系。其实，这条原来完全没有堤岸、泛滥成灾的河涌，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整治了……

---



2011年8月13日下午，胡锦涛仔细察看东濠涌水质  
(罗文清、兰红光摄)

## 东濠涌为何水患不断

东濠涌本是广州的古老河道，发源于北郊外长腰岭以西、姑嫂坟以东的山坳，北接旗山百步梯之水，东接长腰岭、百足岗、大窝山之水，西接马鞍山、银鱼岗、唐帽岗之水，三处汇流各长300多米。水流沿岭南下，途经金桂、大凤、鹿鸣、唐帽、下棠等村至七星岗。然后经葵蓬岗以北，出双眼桥至小北门，再经法政路口铜关（又叫潼关）至造币厂。

汇淘金坑水南流，又经越秀街（今越秀北路、越秀中路和越秀南路）以东，再经大东街、文明街至东水关，汇玉带河水南流，在万福街接竺横沙涌水后到达珠江，全长7公里多。

旧时的东濠涌前段并不规则，大部分呈U字形，但也有V字形的，宽度从1米到6米，深度3米以下，涌底全系沙石，水流清洁，农民多用于灌溉田地。从双眼桥至东濠口一段，涌底积了许多淤泥，因附近的住户倾倒垃圾，涌水长年污浊不堪。涌边堤岸，小北门双

眼桥以上多属土基，两旁间有树木及水笪。双眼桥一带堤岸多由住户自己用砖石砌成，只有竺横沙涌桥一段堤岸长约300米筑有石砌。

长期以来东濠涌水患不断，其原因主要是涌旁的树木过少、雨水缺乏林木吸收和蒸发，还夹带着大量的沙石顺流而下，导致水流弛缓处沙石沉积，形成淤塞。淘金坑、法政路等处的水渠，及玉带濠水流向与东濠涌形成直角，妨碍东濠涌的流畅，加上自身宽度日益狭窄，河床底部垃圾积聚。在东濠涌下游的竺横沙涌口附近，集中了大量的杉排船只，也阻碍了水流。此外，东濠涌下游5座桥梁的桥孔狭窄，导致水流不畅，每逢下大雨即会形成水面高涨，特别是越秀北路一带水流溢满。市中心多条河涌集中靠玉带濠经东濠涌排水，导致东濠涌排水不畅，最终造成了1932年雨灾死伤惨重。

1932年7月29日，广州天气反常，先是荫翳，气温增高；下午乍晴乍雨，至晚上11点多，突然黑雾垂地，大雨随至，澎湃汹涌。由下雨引起山洪暴发，水势直冲城内，市内低洼地方遂成池沼。在城北门的六脉渠淤塞多年，洪水无法排泄。瞬间水位由原来的七尺涨到丈余，附近的芒果树街、大北直街、莲塘路、兴隆街以及小北的大石街、小石街、天平横街、洪桥等处顿成水泽，水深及膝。民众臂挟妻儿，手挽包袱，涉水而行。少壮者用门板扎成木筏，以济老幼。大、小北门一带民宅多泥墙，暴雨洪水冲击之下纷纷倒塌，居民突围而出，损失惨重。在东门，越秀山南面的洪水经铜关到造币厂而出东濠涌，使本来几乎干涸的东濠涌突然水势滔滔，越秀路、钱路头、北横街、线香街等地大面积水浸。突如其来的大洪水，



2011年8月27日东濠涌树岛（《羊城晚报》记者陈秋明摄）



民国初年的广州河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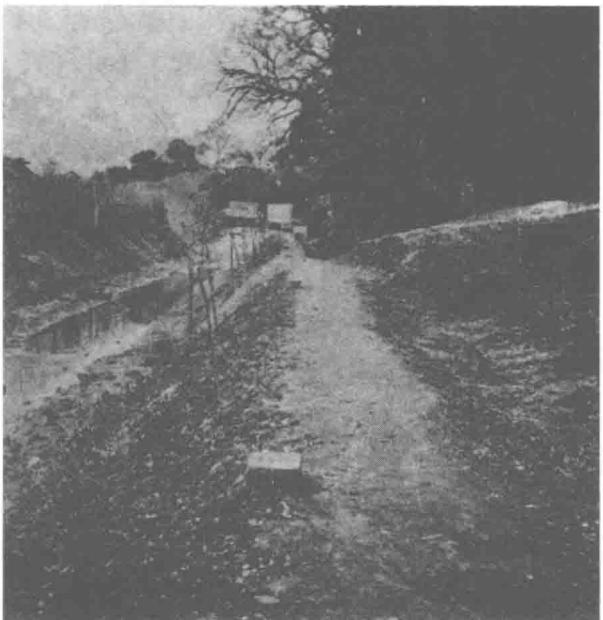
令河涌两岸的民众狼狈不堪，钱路头的东濠涌水深超过4米，涌边的惠来养老院住有1000多个老人。当水冲入院子时，大家惊恐万状，手足无措，其中有二三百人爬到瓦面上躲避，可怜那些体弱气衰者则求救无援，不少溺毙水中。摧毁屋宇，伤毙人命，危害很大。次年秋天，东濠涌水仍然泛滥不止，涌边居民谈水变色，政府官员深感压力，大家都认为东濠涌非治不可了。

## 花三年制订计划

为尽快整治东濠涌，1932年底，广州市工务局测量过不同季节东濠涌水流量，并参考了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吴尚时和他21岁的学生罗开富，对东濠涌上游的地势进行考察而撰写的文章——《登峰走廊地理述要》，做出了一份整治东濠涌的计划书及预算。在该计划书中，整治工程第一项是开拓濠身，即对涌道进行加阔挖深，两旁开辟3米宽的人行道，利用钢筋水泥及横直阵承托。两旁路堤土坡，上面铺砌水泥板以防止泥土崩塌，沿涌设有水埗（码头），方便沿岸居民运输。第二项是对东濠涌流经的5座桥梁进行整治，即将桥孔开阔，续长桥面，增建桥梁两端护壁等。此外，计划书还有改变上游水流方向用于排洪，以及在东濠涌上游的鹿鸣岗、天成岗两处，兴建蓄水池来消减水患等内容。当时预计的工程费合计52.2万元、赔偿民业及搬迁费是7.7万元，减除开辟东濠涌两岸土地，可征收约17万元（铺户门前宽度征收约5万元、铺户割余面积征费约9万元、横街马路30米内铺户面积征费约3万元），政府需要投资大约43万元。

## 治涌计划遭遇阻力

计划书一出，遭到涌边部分居民的反对。1933年4月，东濠涌边现龙二巷居民推举一个叫周瑞泉的代表，向市长刘纪文告状，对政府在整治东濠涌时拆毁民房兴建新濠的做法表示不满，特别对工程方案要拉直河道的方法表示怀疑，认为这样做只是出于美观，恐怕改造之后东濠涌再遇洪水，水势会更加迅猛，势如破竹，其害必甚。刘纪文收到状纸，不敢怠慢，下令工务局查明情况，再决定是否按原计划开工。一个多月后，工务局回复刘市长说，东濠涌沿岸因居民私建房屋，加上两旁住户常将垃圾抛入河中，导致濠身狭窄弯曲及水势湍急，现将濠涌拓宽至12米，两旁人行道为4米，修顺濠线，建筑堤岸，务使濠涌下游水势无阻，这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为了大多数人民永久安全，政府不能因少数被拆民房居民的一时痛苦而中止计划。最后，市政府接受了工务局的解释，



整治东濠涌的情形

整治东濠涌的情形  
拟的各项文件、方案之后，6月26日，柯维廉给市工务局写了一份《整理东濠计划意见书》，认为政府原计划所采用的开拓筑堤方法耗费太大，建议在东濠涌上游的下棠村以东的两山之间，兴建大坝蓄水，这里大概有19万平方米的地方既可蓄水，又能耕植。如果按柯的意见，费用是19万元，比原计划少了24万元。

1934年10月，市工务局修正了东濠涌的整治方案，将两旁的人行道宽度定为1.2米，并加栏杆，5座桥梁则两座加宽、3座改建，同时在上游淘金坑、长腰岭等地建筑堤坝，阻缓水势，减少水量。在以后近9个月的时间，东濠涌下游工程计划一直在征求意见和修改之中，文件来往没完没了。

## 再发洪水才下整治决心

又是一次洪灾——1935年7月5日入夜时分，广州大雨滂沱，白云山的洪水泛滥，加上双眼桥涌及越秀北路北便城濠浅窄，向无清理，涌底淤塞不能排泄。小北外直街一带顿成泽国，木屋多被水冲毁，13号、28号房屋全部倒塌，最严重的是小北外直街以及田心、万福里，水深近两米。其次是天官里、豪贤路、天平横街、小石街等，水深1米，只见居民扶老携幼纷纷逃避，情形狼狈。当时的小北警察分局，用汽车从河南运输5艘小艇

在劝说周瑞泉等撤销上诉的同时，提出了将原来加宽东濠涌至12米改为10米，两旁人行道宽度也从4米改为3米的变通办法，从而避免多拆房屋而导致贫民失去住所。

这次计划还征求过瑞典专家柯维廉的意见。柯维廉早在民国初年就作为水利专家来过广东疏治粤河，并担任广东治河事宜处工程师兼测量员。1934年6月，柯维廉专程来广州参与整治工作，他首先对1932年7月29日、30日两日的降雨量、省河潮水涨的时间、小东门东濠涌集水区的估计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在看了工务局原来草

到小北外直街、天官里等处，警察分头坐船到小北外直街田心一带救出40多人。大东警察分局也告急，该局辖下铁路头附近各街道水深1米多，越秀北路附近各街道水深也近1米，于是立即出动警察到救济院内救出数十人及各处住户。

水灾之后，市民纷纷指责政府自开辟马路之后一直忽视整理濠涌渠道，强烈要求市府责成工务局迅速清理全市渠道。在计划未落实之前，也应该疏浚六脉渠和东、西二濠及玉带濠，每年冬季清理一次，避免水患。这回刘纪文急了，下令工务局局长文树声从速落实东濠涌整治计划，不得延误。

文树声（1898—1941），广东顺德马冈人，早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电机工程科，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0世纪20年代回国参加北伐，任军校电务教官。复员后历任广西、广东建设厅总工程师。1934年，文氏任广州工务局长，主持西村电厂，兴建广州市政府合署、广州首座气象台，对广州市政建设贡献良多。在文树声的主持下，8月1日，东濠涌下游堤磡工程及东濠5座桥工程分开招标，清理濠涌淤泥的工程，由泰康路水母湾的罗合和公司中标，该公司以每井泥沙1.4元的价格，让各沙泥船承包清挖淤泥。1935年11月中旬，从东濠铁桥到竺横沙桥一段开始清浚工作，涌上的所有船只都要离开。12月18日，随着工程队在小北老人院侧边打下第一桩，标志酝酿了3年多的东濠涌下游整治建设正式开始了。

1936年1月，东濠涌挖泥120米，征得地税加二专款收入15万元，濠费17万元，这些款项将用于补偿被割民业及搬迁费。濠堤工程以原来濠涌中线为准，以免割让不均，沿涌400多户都按割线拆让。濠堤两岸，如小北红棉酒家厚兴新街一段，每10米树立一标

志，以明濠界所在。沿涌两岸种植榕树，每6米种一棵，计划种植300棵。工程拓宽两旁濠岸，用三合土铺筑斜坡，并于其上建筑人行道，方便行人。在法政路口铜关，安装活动水闸，控制水流量。

桥梁方面，东濠上的5座桥工程中最大规模是越秀桥，此桥原来只有1孔，宽度也只有6米。扩建后的越秀桥为3孔，宽度近16



广州水边的居民，能享全江景的福吗

米，两堤斜砌，流水顺畅，颇为壮观。另竺横沙桥全长为21米，采用分级跌流方法减缓湍流。2月初，东濠涌造币厂桥工程完成。小东门桥工程则要把旧桥趸拆去，重新打桩，但因有部分住户不配合拆迁而推迟了开工。2月下旬，小东门桥开始改建，工务局找人在旧桥附近搭一竹桥让人通行。

## 文树声的《整理东濠下游碑记》

1936年3月，东濠涌下游工程基本完成，为记录这次治水过程，政府在越秀桥西侧立起石碑，上面刻的是由文树声撰写的《整理东濠下游碑记》，碑文如下：

粤城设置肇始于周赧王，时越人公师隅所筑之南武城，历时二千余载。濠渠淤塞事所常有，虽代有疏浚，第多因陋就简，只顾目前，无一劳永逸之策，以故水患叠见，而东濠则尤甚焉。民国二十有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广州市大雨竟夕，东濠上游山洪暴发，小北区域首当其冲，塌宇伤人，遽罹浩劫，百年以来未尝有也。翌岁秋，复遭巨浸，为患无已，补牢之举，自不容缓，兴利除弊，责在有司。

二十有二年冬，树声忝长工务，谋为市民安居弭患，即致力修治渠务，乃秉承市长刘公纪文意旨，筹集款项，缮治图则，凡十余月始克竣事。爰于二十有四年秋举工事，自竺横沙以迄双眼桥，濠长凡万尺，隘者宽之，淤者浚之，分级跌流，以杀激湍，并于濠旁拓筑行路，以示濠界而利往来。复于潼关渠口建置活闸，以压倒流。沿濠有桥凡五，曰竺横沙桥、曰小东门桥、曰东华路桥、曰大东门桥、曰越秀桥，而桥孔皆隘，宣泄维艰，故皆夷而新之，斯桥其一矣。此皆下游之工事也。

至若扩而充之，凿沟以泄河源，筑坝而成涵湖，利用山洪，以资灌溉，斯则上游工事之设施更为完美。然亦未可视为缓图也。兹因桥成，爰纪其要，以勒贞珉。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广州市工务局局长文树声撰并书。

时至今日，文氏石碑仍在越秀桥西侧，唯碑文中“市长刘公纪文”“工务局局长文树声”于“文革”时被人挖了个坑，刘、文两人或有功于东濠建设，碑上却未能留下他们的名字。此外，现时桥东还有一块立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12月的石碑，上有“越秀桥”三字，肥腴有力，但落款姓名也被挖空。如今有关部门应予以补正，让广州人永远记住这些先辈。



广州市工务局局长文树声